

當下幾乎每個人都聽得到過這樣的感嘆：現實比文學更荒誕，生活比小說更出彩。在這樣的現實下，當代文學如何面對越來越荒誕的世界？在現實的荒誕之中，文學要

成孟琦

# 世界越荒誕越需要文學

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舉辦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，余華、閻連科等作家參加。僅這場文學討論本身已讓人們看到文學的力量。在越發荒誕的現實世界中，文學越發重要，它使人們思考現實，拷問自我，在荒誕的現實中看到曙光。

荒誕話語揭露的是前後的寫實

人在適應軀殼變化時動作緩慢，但內心依然很豐富，可見任何細節都要腳踏實地。許子東也認同余華的觀點，認為一種荒誕可以引發各種寫實，一個荒誕的話語揭露的是前後的寫實。

閻連科則講了一個有趣的「中國夢」：頭天晚上他夢見魯迅活過來了，說：「中國荒誕到這個地步，我沒有能力寫出符合現實的小說。」曹雪芹、托爾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這樣的大師們也無可奈何，最後端茶倒水的為大家出主意：「既然中國最胡來，那麼作家最胡寫就對了。」笑話歸笑話，閻連科還是相信文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，不愛好文學是極大的損失。現在中國面臨的是結構性改革變化問題，而受牽扯和衝撞的就是中國老百姓。文學觀的重新思考與建立才能面對中國現實，才能寫出比荒誕表更更能把握現實作品的時候。最後他表示作家還充滿著希望，請大家別太失望。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劉

怎麼辦？作家要怎麼辦？面對這些疑問，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於十月十日舉辦了《面對荒誕的世界，文學何為？》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，眾多知名作家學者出席了此次會議，更有文學愛好者遠自中國內地而來，大家熱烈地分析討論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，為當代文

學在現實中的出路各抒己見。台上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點評余華的犀利言論，引來了台下翹二郎腿而坐的余華放聲大笑。余華與閻連科兩位中國大陸作家更是互相調笑，閻連科告訴錯過過問頭部分的余華，請他仍作出正面答覆，余華二話不說接過「燙手山



防範偷窺妨礙寫作  
余華回憶他在魯迅文學院與莫言同屋兩年的故事，那時候莫言正在寫《酒國》，兩人中間隔了一個有縫的櫃子，莫言便去找來兩年前的掛曆擋住他們之間可以偷窺的縫隙，兩人才能安心寫作。後來莫言的小說完成，北京卻沒有一家雜誌社可以發表，於是余華為他聯繫了杭州的雜誌社，告知他們莫言完成新作遭京城各大媒體哄搶，特地把他這個機會留給他們。編輯很高興地派人來取稿，最後卻遺憾地說：「不能發，內容有紅燒小孩。」余華坦言：「生在中國的麻木為紀實比小說更荒誕。」而他認為荒誕性不在於事件，而在於對事件的闡述，社會現實的闡述已經超過了小說家的描寫。他很欣賞卡夫卡，《變形》敘述

再復認為，世界雖荒誕，文學卻大有可為，因為文學可以面對現實道破荒誕，文學可以面對荒誕的世界，更可以面對荒誕的自我，這是其他學科所不能的。

超現代文學，從高行健得諾貝爾獎開始，當代作家影響力超越現代。而荒誕是作家對這個世界的闡釋，過去也很荒誕，要不然也不會產生卡夫卡、貝克特這樣的作家，關鍵是看文學如何回應，文學一直有對現實世界非常強的回應。

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李歐梵的思考是：面對這個刺激越來越多的世界，語言資源不是也受到挑戰？他拿音樂做例子，當人文主義影響的音樂語言不夠用了，就產生了音樂語言的革命。現在香港面對的中文資源十分混雜，有粵語、文言，我們面對一個越來越怪現的現實，那麼中文要有怎麼樣

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陳平原關注如何培養讀者，以及作為讀者如何面對荒誕。文學教育的方式變了，有一百五十萬人在拿文學學位，從來沒有過有那麼多人在學文學，但文學的社會關注度下降，文學變成了一個新聞事件。沈從文曾說過，好作家固然少，好讀者也難得。希望大家先當一個好的讀者，欣賞好的作品，跟著作家馳騁想像，面對這個世界。陳平原曾為北京大學大一國文教育奔走多年，現在仍沒有成功，也是極為可惜的。

劉再復提出從創作整體、成就總和來看，當代文學已經

香港浸會大學教授黃子平

中國蘇州大學教授王堯

香港科大副校長史維

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

中國大陸作家余華

香港科大講座教授劉再復

中國大陸作家閻連科

香港中大講座教授李歐梵

香港中大講座教授陳平原

討論涉及港台文學

學者不僅談到了在場作家余華和閻連科，更談到包括香港、台灣文學的各種議題。蘇州大學的王堯教授發表了《發現小說與閻連科的小說創作——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「神實主義」》，認為《受活》是閻連

而陳平原說不要聽許子東的，「你給他多補課就好」。學者們都對這現象感到到很痛心，也都聲稱曾做過相應的努力，但還是收穫甚微；這樣的現象不能僅靠教授們奔走相告、大聲呼籲，須從上層到學生每一個環節都付出努力才能得到應有的改善。

香港浸會大學榮譽教授黃子平以《那些游向今天和未來的臭鹹魚》為題，討論了權力下人的命運，認為世界並不荒誕，荒誕的是人的生存狀態。許子東的講題是《有關〈兄弟〉的一種簡單讀法》，以人物分類分析作品，以期理解內在的荒誕性，把作品中的人物分為李光頭和李村群眾六類加以解析，對兄弟關係和李村群眾的性質都提出了新的觀點。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黃念欣依據黃碧雲的書評《痛苦是狂喜還是寂靜》，發表了《〈第七天〉的七種靜默——論香港作家黃碧雲評余華及其相關的接受現象》。

華東師大黃平談了《革命之後——重讀〈受活〉》。科大渡言討論了《刑法與社會救贖——從魯迅到余華》。各位教授均發表了他們在不同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，主持及講評人依次為李歐梵、許子東、季進、劉劍梅和王堯。

這場文學討論已經能讓人們看到文學的力量。而文學在越發荒誕的現實世界中越發重要，它是人們對現實與自我的拷問和思考，相信好的文學作品能指引讀者在荒誕的現實中看到一縷曙光。